

责任编辑 马 平
封面设计 乔 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268

王 林 赵碧霞等 译编

护身符——现代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精选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6 字数122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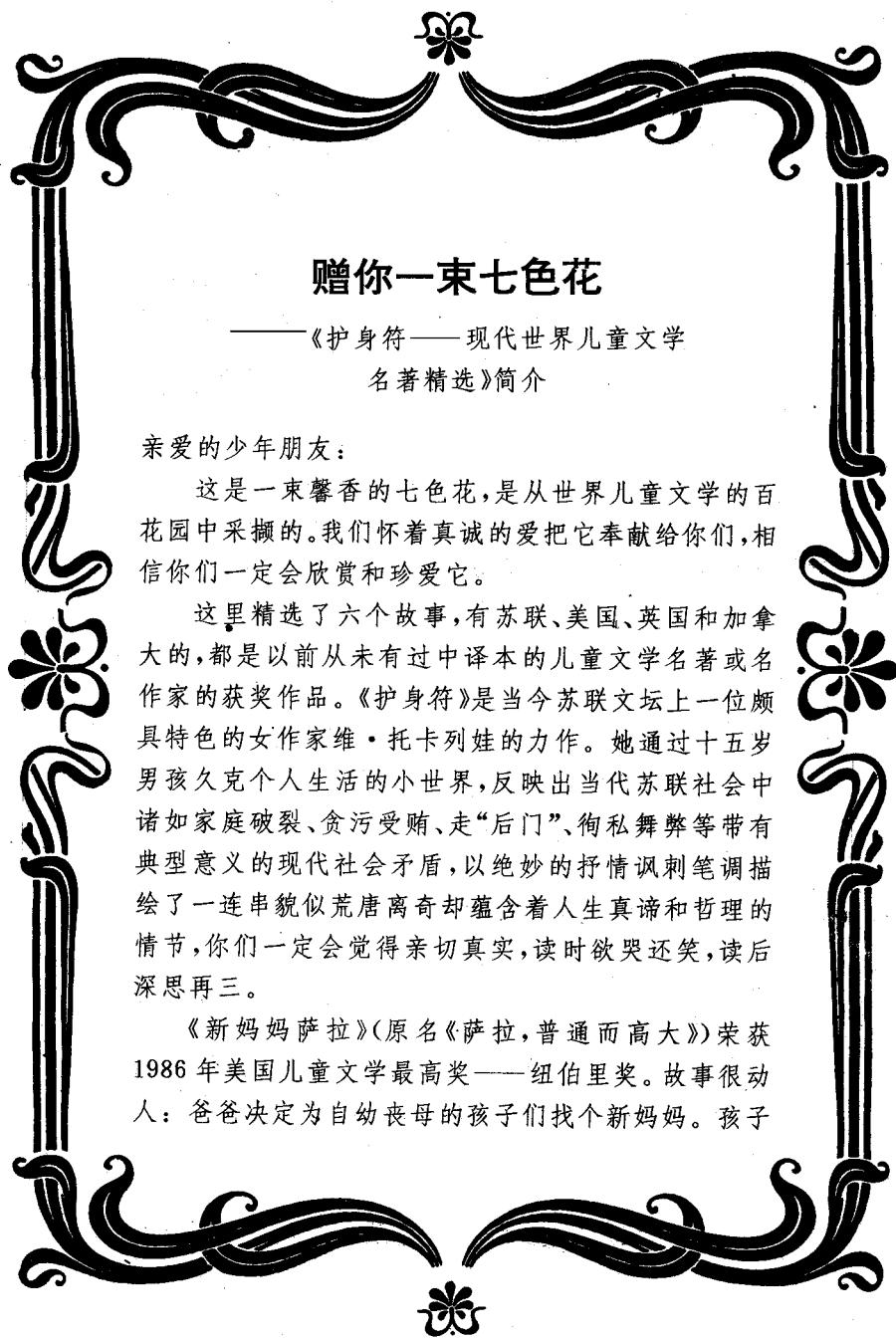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 7-5366-1341-5/I·249(儿)

定价：4.05 元



赠你一束七色花

——《护身符——现代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精选》简介

亲爱的少年朋友：

这是一束馨香的七色花，是从世界儿童文学的百花园中采撷的。我们怀着真诚的爱把它奉献给你们，相信你们一定会欣赏和珍爱它。

这里精选了六个故事，有苏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都是以前从未有过中译本的儿童文学名著或名家的获奖作品。《护身符》是当今苏联文坛上一位颇具特色的女作家维·托卡列娃的力作。她通过十五岁男孩久克个人生活的小世界，反映出当代苏联社会中诸如家庭破裂、贪污受贿、走“后门”、徇私舞弊等带有典型意义的现代社会矛盾，以绝妙的抒情讽刺笔调描绘了一连串貌似荒唐离奇却蕴含着人生真谛和哲理的情节，你们一定会觉得亲切真实，读时欲哭还笑，读后深思再三。

《新妈妈萨拉》(原名《萨拉，普通而高大》)荣获1986年美国儿童文学最高奖——纽伯里奖。故事很动人：爸爸决定为自幼丧母的孩子们找个新妈妈。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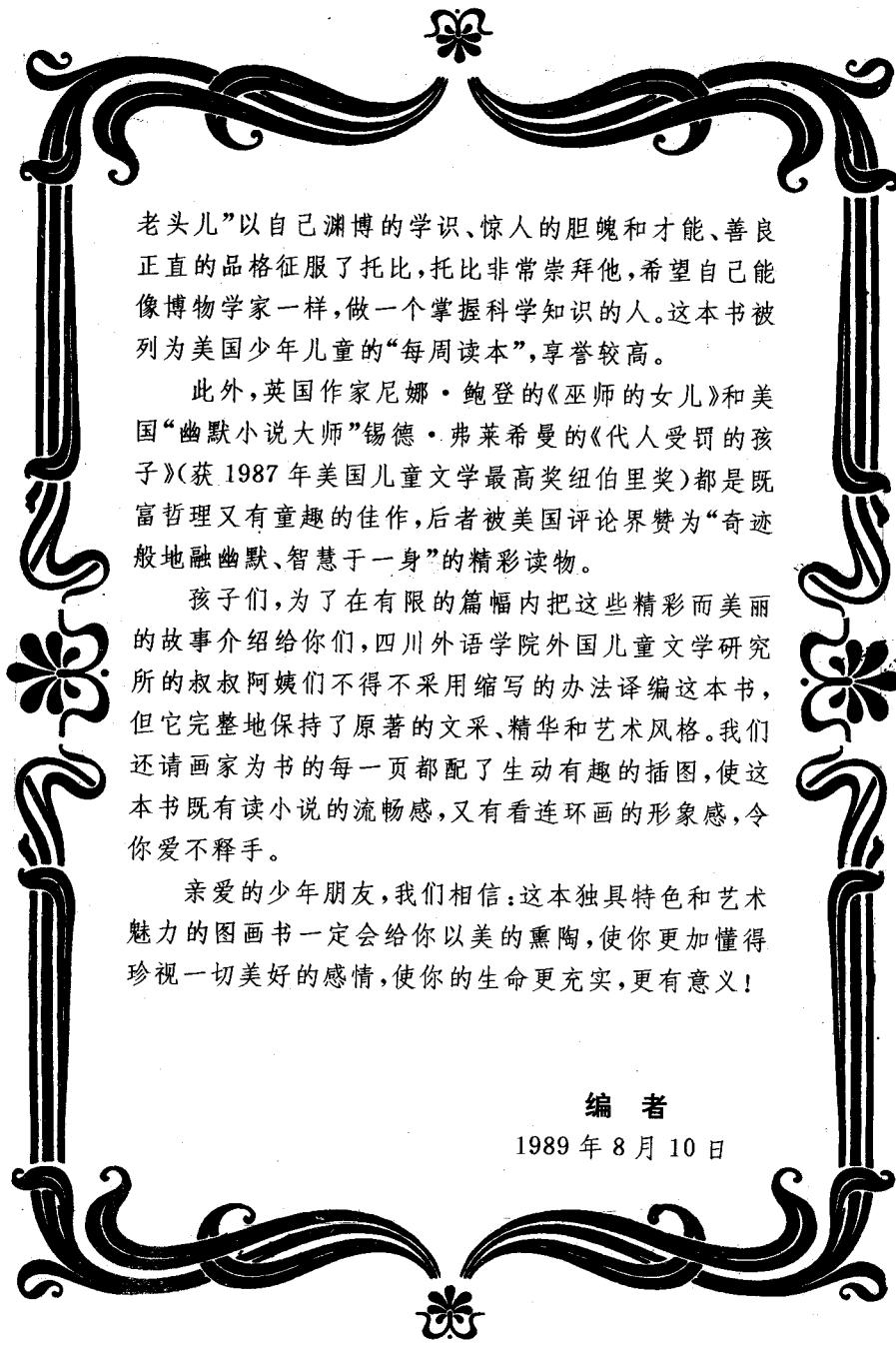


们又激动又担心：“新妈妈会喜欢我们吗？”“新妈妈会爱我们的牧场吗？”萨拉——这个自称长得“普通而又高大”的女人，最终以自己细腻真诚的温情和童心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眷恋，从此，这个一度被忧伤笼罩的家庭又充满了快乐的气氛。这个故事像一缕来自森林的无比清甜新鲜的柔风，使人的身心为之陶醉，灵魂为之净化，引起小读者感情上的强烈共鸣。

加拿大女作家露·莫·蒙哥马利以其处女作《绿壁安妮》一鸣惊人。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在世界各国得到了经久不衰的赞誉和喜爱。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称赞它是“迄今为止关于儿童生活的最甜美的创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孤儿院长大的红头发的小姑娘安妮，她活泼开朗，极富幻想，而且感情丰富、善解人意；她总是用大人的口吻说话，却又常常因为粗心大意惹出乱子来……总之，安妮童年生活的所有快乐、幻想、忧伤和烦恼都令人感到真实亲切，引发你的回忆和微笑。

《古堡探幽》是美国颇有名气的儿童文学作家威廉·斯蒂尔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叙述了美国南方边陲勇敢机灵的少年托比由于无知而嘲笑从费城来的博物学家特威斯特里先生，说他是个“疯疯癫癫的古怪老头儿”。不料托比的父母却把托比雇给“古怪老头儿”作向导，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区域探寻一座古堡。一路上，主仆二人相依为命，经历千辛万苦，几度生死之搏，“古怪





“老头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惊人的胆魄和才能、善良正直的品格征服了托比，托比非常崇拜他，希望自己能像博物学家一样，做一个掌握科学知识的人。这本书被列为美国少年儿童的“每周读本”，享誉较高。

此外，英国作家尼娜·鲍登的《巫师的女儿》和美国“幽默小说大师”锡德·弗莱希曼的《代人受罚的孩子》（获1987年美国儿童文学最高奖纽伯里奖）都是既富哲理又有童趣的佳作，后者被美国评论界赞为“奇迹般地融幽默、智慧于一身”的精彩读物。

孩子们，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把这些精彩而美丽的故事介绍给你们，四川外语学院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的叔叔阿姨们不得不采用缩写办法译编这本书，但它完整地保持了原著的文采、精华和艺术风格。我们还请画家为书的每一页都配了生动有趣的插图，使这本书既有读小说的流畅感，又有看连环画的形象感，令你爱不释手。

亲爱的少年朋友，我们相信：这本独具特色和艺术魅力的图画书一定会给你以美的熏陶，使你更加懂得珍视一切美好的感情，使你的生命更充实，更有意义！

编 者

1989年8月10日



目 录

- 1 护身符
- 59 古堡探幽
- 95 绿壁安妮
- 159 巫师的女儿
- 199 代人受罚的孩子
- 237 新妈妈萨拉

护身符

原著：〔苏〕维·托卡列娃

翻译：缪 瑞

绘画：俞晓夫

缩写：梅 园



作者及其作品简介

维·萨·托卡列娃 1937 年出生于列宁格勒, 始毕业于音乐专科学校, 后于 1976 年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编剧系。她成功地描绘出当代社会的人情世态。她把细腻的抒情、俏皮的幽默讽刺和出人意料的比喻、联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以传达现代人思想心理的新特点,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托卡列娃风格”。她的部分作品已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 其中电影剧本《米米诺》获第十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金质奖。

苏联著名评论家埃利亚舍维奇说: “托卡列娃所发现的冲突使她不仅看到人的个人生活, 而且看到人的真正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

小说《护身符》已拍制成影片上映。在这里, 作者通过十五岁男孩久克个人生活的小世界, 反映出当代社会中诸如家庭破裂、贪污受贿、走后门、徇私舞弊等等带有典型意义的现代社会矛盾, 在一连串貌似荒唐离奇的情节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真谛和哲理, 读来真实感人, 令人欲哭还笑, 深思再三。

妈妈和爸爸离婚了。年幼的久克跟着妈妈来到了莫斯科。

从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亲昵地称久克是“我的小护身符”。母子俩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

有一次，久克问妈妈：“我当真是你的护身符？”“当然是的，”妈妈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妈妈有了你，什么事情都能办成！”

可是，大自然似乎发了懒，没在久克身上下功夫，因此，无论是长相啊，才能啊，智慧啊，仿佛都与久克无缘，他简直没有任何出类拔萃的地方。

“久克，你看看你自己，”班会上，班主任尼娜毫不留情地数落久克，“学习不用功，课外工作也不做，甚至连调皮捣蛋也不会，你简直连个性都没有，是一个空白点儿！一个零！”

班主任的话深深地刺伤了久克的自尊心。他故意默不作声，低头瞅着自己脚上那双皮靴的靴尖儿。



“久克，你怎么不说话？”班主任尼娜想知道久克将如何为他自己辩解。而久克却只是呆站着，手脚一动也不会动，像个瘫痪了的人一样。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将来他长大成人以后，切切不可只因为一个人尚未成年，挣不了钱，无力自卫，而去当众羞辱人家。

“你倒是说话呀，久克！”班主任催促道。

“说什么呢？”久克有些不知所措。

“说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班主任答道。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果真是个空白点儿，是一个零么？”久克怀着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自我怀疑起来。天哪！妈妈可从来不是这么看待久克的，妈妈最了解自己。一想起妈妈，久克又恢复了自信心。

“我是护身符。”

久克自豪地宣布说。

“什么？”班主任以为自己听错了。“护身符，”久克重复了一遍，“嗯……好比一个小宝石，上面有个窟窿眼儿，拿链子拴着挂在脖子上……”

“但不能把你往脖子上拴啊！”尼娜答道。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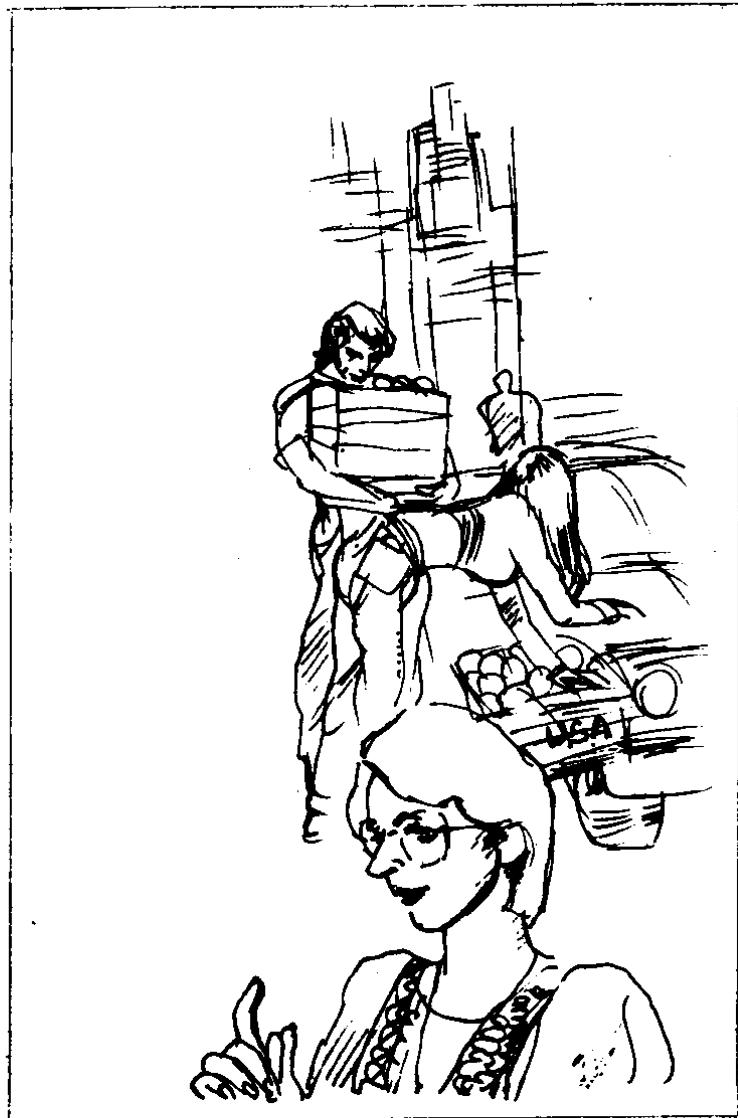
“只消把我带在身边就行，”久克慎重其事地解释道，“想要做什么要紧的事情，把我给捎上，事情就准保成功。”

“久克，你坐下。”久克的话可真叫班主任不知该如何对答才好。她翻着本子，点了一个女生的名字，“奥丽亚，打扫卫生时大家拖地板，擦窗户，就你那双手不能沾冷水……”

“我有慢性肺炎，”奥丽亚口气有些傲慢，“大家都照顾我。”

“可你知道，在美国，即便是百万富翁的子女，放暑假也都去找活儿干，到饭店洗碗，当服务员，自己挣钱过日子。西方国家管教孩子也真严格……”班主任启发说。

“可在日本，孩子要干什么都行！日本人不照样是世界上最最有教养的民族吗？”插话的是霍宁。他是班上最聪明的人，而且博闻强识，最乐意在女生面前露一两手。



班主任耐着性子问霍宁，如果他是班主任，此时此刻会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法呢？

“马戏团里的办法：现代驯兽法。”霍宁回答。大家又乐了，只有班主任没有笑。

班主任看了看表，糟糕！没时间了。她还有一大堆家务事儿要干，跑商店，上医院，到幼儿园接孩子、做饭，晚上还要批改本子……

“好吧，”班主任收起本子，严肃地说，“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马戏团也好……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在期末考试时，二分的变三分；三分的变四分；四分的呢？变五分！否则要因为你们而追究我的责任！再见。”

班主任尼娜匆匆离开教室。大家欢呼雀跃，从各自的座位上跳起来，纷纷从桌肚里往外掏书包，准备回家。

女同学基亚什科跟久克说：去年玛列耶娃把她的一张唱片要了去，至今不还她。她要久克跟她一起去找玛列耶娃，催玛列耶娃还唱片。

久克觉得奇怪，要唱片跟他有什么相干？“你是护身符啊！”基亚什科提醒他说。久克这才恍然记起刚才班会上发生的事儿来。



久克很想告诉基亚什科，护身符的事儿只是个玩笑而已，他哪能有那么神通广大的本事。可是这么一来，基亚什科就该问：“那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一个空白点儿？一个零？”

谁愿意成为一个零蛋儿呢？特别是实际情况真可能是这样的时候。久克毅然对基亚什科说：“好吧，我们明天去找玛列耶娃。”

玛列耶娃从前也是久克他们班上的，后来转到一所偏重数学的学校去了，因此久克知道她的家住在哪儿。跟基亚什科一分手，他就去找玛列耶娃，想试探一下她的态度。

“把唱片还给基亚什科吧。”久克开门见山地说。“不给！”玛列耶娃也斩钉截铁地回答，“放这张唱片跳舞我感到特别合适，能得到享受。基亚什科把它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我，现在又要讨还，真没教养！”

久克明白，要讨回唱片很难。尽管玛列耶娃长得很好看，可她身体活象阿拉伯数目字的8，一个圆圈垒在另一个圆圈上，因此她煞费苦心想使自己变得苗条一些，拼命地跳舞、节食。



唉，久克仿佛已经听见基亚什科在嘲笑自己：“什么护身符？你不过是个十足的零蛋儿！吹牛的家伙！”

看着玛列耶娃胖的身体，久克突然心生一计。他怀着一线希望提议说：他愿意拿一根带扣儿的“兰格列尔”名牌皮带跟玛列耶娃换唱片。“皮带？在哪儿？”玛列耶娃很感兴趣。

“你等着，我这就去拿。”久克沿着楼梯飞跑下来，一溜烟儿穿过马路，往家跑去。

妈妈在客厅里打电话。这没关系，久克知道她能一口气在电话机旁讲上四个钟头。久克悄悄溜进卧室，从衣柜里取出了“兰格列尔”牌皮带，这原本是妈妈穿紧士裙时束的腰带。

久克把皮带束在大衣里面，若无其事地回到客厅，妈妈还在津津有味的打电话。他朝妈妈点点头，意思是说：“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久克一出家门，拔腿就往玛列耶娃家跑去……

“给！”久克解下皮带，递给玛列耶娃。

皮带扣沉甸甸的，如同一块颜色发乌的真银子，相当大，款式十分考究得体，上面镌有“兰格列尔”字样——一家响当当的商号的名称。这一古怪的字眼令人产生遐想和希望。



“久克，你真行！……”玛列耶娃接过皮带，只觉得呼吸发紧，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或许甚至是几种——希望。她把皮带像用铁圈箍木桶一样勒在腰间，问久克道：

“好看吗？”

“瞧，完全换了一个人啦！”久克不由衷地赞叹着说。当然，这根皮带只不过使玛列耶娃的身体更像个8字罢了。

玛列耶娃束着腰带走进里间，出来时手上多了一张唱片。“拿去吧。”她对久克说。唱片的颜色由黑变灰，是叫钝唱针给划的。

久克没有伸手接唱片，他只要求玛列耶娃对他到这儿来过的事保守秘密，并约定：明天放学后他跟基亚什科一起上这儿来取唱片，由玛列耶娃把唱片还给基亚什科本人。

玛列耶娃这才注意地看了久克一眼，断定这个傻里巴叽的男孩子一定是爱上基亚什科了，而且是单相思。久克最后望了一眼妈妈的皮带，仿佛跟他分手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个要好的朋友。

“这种皮带通常是瘦人系的。”久克很不得体地说了一句。

“我会瘦的！”玛列耶娃信心十足地保证，“你等着瞧好了。以前我主要是缺乏动力，现在有了！”





天黑了下来。马路边燃着一堆火，在焚烧一些无用的东西。久克站在火堆周围的人群中，暖烘烘地烤了一会儿，离开时觉得眼前变得更黑、更冷。

久克回到家里，妈妈还拿着电话在讲。久克决定等妈妈把话讲完，然后再把皮带的事告诉她。

妈妈的电话刚完，隔壁邻居济娜阿姨又敲门进来，和妈妈一块在客厅里喝茶谈话。打扰大人谈话是不礼貌的，久克乐得躲到一边儿看电视去了。

没等惊险故事片放完，久克就呼呼入睡了。

清晨，妈妈要上班，久克要上学，两个人都忙得很，这当儿开口谈皮带的事显然不合适。

还是等什么时候妈妈主动问起皮带时，再把实情告诉她吧。久克打定了主意，心安理得地上学去了。

文学课，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中薇娜的几个梦。久克连这部小说都没读完，乏味得很。他瞪眼望着尼娜老师，脑袋瓜儿里却想着别的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要说做梦，久克也做过。有时他梦见自己在飞，这意味着他在长个子；前不久他还梦见十年级 A 班的女生玛莎，梦见她跟他在一间房子里脚不沾地地跳舞，他甚至清楚地记得梦里玛莎那鲜红的嘴唇，闪光的白牙……

“久克，你把我讲的重复一遍！”尼娜点了久克的名。久克从座位上缓缓站起，苦苦地搜索枯肠，什么也答不上来。“坐下。两分！”尼娜生气地在久克的名字下记了这个分数。

基亚什科坐在久克前面，她回头看了久克一眼，居然完全没有想起唱片的事来。久克觉得十分气恼失望。

最后一节是体育课，在马路上百米赛跑。尽管久克只跑了倒数第二，但运动、空气和竞赛的狂热气氛驱散了久克的失望情绪，无名的欢悦充满了他的心！

放学时，久克摆出一副顺便问问的样子，对基亚什科说：“怎么样？我们去拿唱片吗？”基亚什科这才记起昨天的事来，赶紧跟久克约定晚上 7 点去玛列耶娃家。



晚上7点，基亚什科穿着一身时髦的衣服出现在久克家的附近。她神气十足，像节日的礼花。久克默默地跟她一块儿去玛列耶娃家要唱片，不知怎地，这出他亲自排练并且马上就要开演的好戏使他觉得十分令人生厌。

来到玛列耶娃家楼下，久克对基亚什科说：

“你自己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管用吗？”基亚什科怀疑地问。

“什么管用吗？”久克没听明白。

“护身符。应该把你抓在手里才灵。”

“不一定。可以有距离，四公里以内，靠生物场起作用。”

“为什么是四公里以内？”

“这是个传送信息的半径。我们两个心里的愿望像振幅一样不断扩大，像套索一样把玛列耶娃给套住，她无处可遁。玛列耶娃就会接受我们的信息，开始想我们所想。”

“她会把我赶出来
……”

“别讨价还价了，”久克央求基亚什科，“你自己进去吧。”

基亚什科终于一个人进去了。然而她一去就没了影儿，整整两小时没出来。久克在外面冻得够呛，跺着脚取暖，就差点儿没去撞墙了。

当然，久克本可以一走了之，但虚荣心不容他这么做。虚假的荣誉，十五岁的时候为了它可以献出一切：健康，诚实，乃至生命！

